

压力下的优美 瞬息间的永恒 ——浅谈海明威笔下的麦康伯形象

田 鹰

“要是你去描绘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平面的,象一张照片。要是你根据你所知道的去塑造他,那他就是立体的了。”^①

——海明威

海明威是美国当代的文学巨匠,也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不少短篇小说都是脍炙人口之作而载入世界文学史册。其中《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快乐生活》在海明威短篇小说中有其特殊地位,它不仅体现海明威短篇小说的整体风格及个性,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其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正如海明威自己所述,他塑造人物,从不象摄影机那样简单地将所见所闻机械地拍摄下来,而是根据他熟悉与了解的,从平凡的生活中撷取一个个珍贵的片断,把握绵绵无尽的时间中每一个闪光的瞬间,予以提炼和加工,塑造出无数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一贯“反对任何用写作来代替直接体验生活和感情的做法。”坚持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与他的切身经历有关。他从小喜欢冒险活动,“自十二岁起,他在使用步枪、猎枪、钓鱼等方面很拿手……他曾经用猎枪打掉含在比尔嘴上的纸烟”。^②“后来他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多次负伤。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反映战争和渔猎生活的,海明威曾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快乐生活》是他根据自己一次长期的游猎中所获得的知识 and 经验而虚构的故事。正因为小说是“出自作者自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③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论是人物的语言、还是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他在小说运用象征和戏剧化的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麦康伯是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他是非常富有的美国人,有一美艳的美国妻子。他身材魁梧,短短的头发,象一名划艇手,薄薄的嘴唇,非常英俊。他对赛车、射鸭、钓鱼、养狗以及球类运动都有所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远不是一个幸福的、有尊严的丈夫,相反却是一个生活在重重压力之下的男子。这压力一方面来自他妻子玛格丽特对他缺乏男子汉气概的懦弱性格的歧视,来自在猎师威尔逊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打猎时胆怯逃跑而感到难以言表的羞愧。另一方面也来自对自然中巨兽狮子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海明威是通过人物那意蕴丰富的对话来刻画性格和塑造人物的。作者可以说善于用对话来建构故事的大师,因为“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殊殊,谈吐也异”。如小说一开始就是用对话来描写人物的:

午餐时刻到了,他们都坐在吃饭帐篷的绿色夹帘下,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你们要喝酸橙汁还是柠檬汽水?”

麦康伯问道。

“我要吉姆莱酒”,威尔逊告诉他。

“我也要吉姆莱酒”,麦康伯的妻子说。

“我想那就喝吉姆莱酒吧,”麦康伯赞同地说。

以上三人的对话,简单之极却充满个性。每个人都发出了符合各自性格的声音。麦康伯这位有钱有地位的主人,向猎师建议了二种饮料都未被接受,竟无半点不快之意,而是主随客便,这足以反映出他的懦弱、从众

的性格和当时惶惑不安的心情。威尔逊本是被雇佣来打猎助兴的，却一反客随主便的常规，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要了吉姆莱酒，一句答语道出了他的独立、果决的性格，而麦康任的妻子在此情况下，非但没给丈夫解围，反而当其面应声附和了膘悍英俊的威尔逊，其冷酷无情的性格显露无遗。作者通过简短的“午餐对话”，就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巧妙地透露出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做好了铺垫。海明威含蓄简约对话文体也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值得玩味的对话比比皆是。在猎狮的前夜，麦康伯心情紧张，谈狮色变，与妻子有如下对话：

“是那该死的狮子吼声”，他说：“吼了整整一夜，你知道”。

“你干吗不叫醒我”，她说：“我倒喜欢听听”。

“我得要杀死那可恶的家伙”。麦康伯可怜巴巴地说。

“哎呀，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猎狮吗？”

“是的。可我很紧张，那家伙吼得我受不了”。

“那好办，就照威尔逊说的，打死它，它就不吼不叫了”。

“对，亲爱的，”弗朗西斯·麦康伯说：“这听着挺容易，是不是？”

“你该不是害怕了吧？”

“当然不，只是听它吼了一夜，心里有点毛”。

“你会漂漂亮亮地把它打死的”，她说。“我知道你会的。我都急不可待要亲眼看看呢”。

从上述对话中不难看出麦康伯和他妻子这十一年来夫妻关系一直是倒置的，麦康伯属于战败者，胆小懦弱，受人支配。正如美国作家D·H·劳伦斯所说：“当美国男人失去对美国女人的刚阳之威，他就在女人的支配之下，最终，他所剩下的一切也被女人所毁坏。”^④因此，猎狮行动的意义在这里是非同一般，它是检验男人“阴刚之威”一种仪式，是麦康伯获得男性尊严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玛格丽特身上体现的却是男性化的特征：胆大放荡，残忍且控制欲极强。她明知自己的丈夫胆小、窝囊，惧怕猎狮，却一再拿狮子刺激他，她急于想看的不是麦康伯打死狮子，而是想看到他出丑痛苦的样子，只有这样她才能压倒他，控制他，从中获得快感。正如美国批评家卡洛斯·贝克所说：“玛格丽特·麦康伯是海明威笔下女性中最没有道德的女人，她一方面贪图丈夫的钱财，另一方面极力使他的权力凌驾于她丈夫之上。”^⑤

海明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通过对话来实现外，还经常通过动作描写来显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他写道“麦康伯跳下车时并没想过狮子会有何种感觉，他只觉得自己双手颤抖，他要从车旁走开，却几乎挪不动脚步。他的双腿僵直，还能觉出肌肉的抽搐”。当他瞄准狮子射击时，扣了扳机而未见子弹飞出，原来是紧张得“没打开保险”。后来狮子中弹受伤后跑掉了。当威尔逊提议要一起去搜寻那只受伤的狮子时，他吓得“两腋下直流汗，嘴里发干，胃里发空。”但还是硬着头皮跟着威尔逊再去搜寻。当发现狮子在草里“刷刷地往前冲来”时，“他所意识到的是自己拔腿就逃跑，发狂地逃，没命地跑出草地，跑向小河。”威尔逊把狮子打死了。“麦康伯独自站在他刚才奔跑过的空地上，手里拿着子弹上膛的长枪……他魁梧高大的身材成了赤裸裸的耻辱”。

海明威的上述描述，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麦康伯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把一个活脱脱的懦夫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正是因为作者自己有过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与仔细观察，才把动作细节描写得这样微妙维肖，活灵活现。海明威一向认为“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他说：“角色不是模仿。如果作家把人物写活了，即使书里没有大角色，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下来”。^⑥

麦康伯懦弱的结果是妻子的公开放荡。在猎狮后的归途中，在车里麦康伯“伸出手去握妻子的手”，而她却“把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回来”，并且当着麦康伯的面，“伸出手搭在威尔逊的肩上。威尔逊回过头，她俯身向前吻他的嘴。”晚上，她又去和威尔逊睡觉。面对这一切，麦康伯拿他的妻子毫无办法，对他戴了绿帽子的威尔逊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在心里骂道：“你这厚颜无耻的混蛋。”读到这里，任何一位读者都会觉得麦康伯真是窝囊透顶，他再不振作一下，真是枉为男人了。而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他就是要把读者引向这里，让他们对小说的人物有所不满，有所关切与期望，从而达到一种戏剧化的结果。

海明威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大特色是他善于将人物的心理品性放在强大的外部阻力面前,通过外部障碍来检查其意志强度,从而从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来表现人物形象的品质。心理学认为,意志主要表现在克服内部障碍(内部动机冲突)上,而内部障碍又往往由外部阻力转化而成,外部阻力的加强必然强化内部阻力,主体自身愈能克服巨大的内部阻力,就愈显示出意志的强度,“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坚强”(黑格尔语)。这部作品中,作者极力渲染外部阻力,就是要表现主人公在重压下的那瞬间的“优美风度”。妻子的背叛、威尔逊的冷淡和打猎助手们眼里流露出来的轻蔑,对麦康伯来说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然而这重重的压力也是一种刺激,一股动力。在它的作用下,一种男人本应拥有的硬汉勇气在麦康伯身上萌生了。他在妻子和威尔逊面前不再胆战心惊,忍气吞声,他还极其渴望遇到巨兽,以表现自己的勇敢。当他们发现三头有着圆滚滚的笨重的身躯,“活像黑色的大运水车”的野牛时,麦康伯“平生第一次真正觉得一无所惧”。他“有一种实实在在兴奋的感觉。”并漂亮地打倒了三头野牛。见此情景,曾经声称最喜欢看他打猎的妻子却坐在汽车里,脸色煞白,说道:“这真可怕,我这辈子从来未这么害怕过。”夫妻二人的心理状态象是颠倒过来似的。以前,胆小懦弱是麦康伯致命弱点,使他无论是在外人还是在妻子面前都腰杆不硬,这一弱点也正是他妻子用来羞辱他、控制他的把柄。现在他从一个见狮子就逃的懦夫变成一个在打野牛时异常勇敢的男子汉,这对于平时一向以美自居、盛气凌人的玛格丽特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威尔逊起先瞧不起麦康伯,但现在见到麦康伯狩猎野牛时的勇敢无畏,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产生好感。麦康伯身上已逐渐体现出海明威所赋予的硬汉精神,呈现出一种压力下不屈不挠的优美品质,这一点在最后追杀第一头受伤后逃走的野牛时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驱车来到野牛的潜藏地,麦康伯“感到兴奋,不是害怕”。他和威尔逊下了车,他回头看见妻子身边放着一枝 Mannlicher (曼利彻)枪,“Mannlicher”是海明威精心建构的一个字,含义颇深,因为它听起来象 Mannlicker (杀人者)。当庞大的野牛扑过来时,麦康伯稳稳站定,弹无虚发,但未致野牛于死地,就在野牛巨大身躯几乎已经冲到他跟前时,他仍毫无惧色,用心瞄准了野牛,这时他的妻子也同时在车上用那只 Maunlicher 似乎也在瞄准野牛,但更象是瞄准了她丈夫的头骨开了枪,麦康伯“只觉得一道耀眼的白光在他脑袋里炸开,这就是他最后的感觉。”他面朝地倒下了,离野牛中弹倒下的地方不足二码远。故事虽然结束了,但麦康伯那在重压下显现的优美硬汉形象却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际中,使读者获得了一种悲剧美感,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崇高。小说一开始的麦康伯虽然有钱,有地位,有美妻,但却缺乏应有的男子汉气概,因此,在生活中处处受气,并不快活。后来他终于突破了胆怯的障碍,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时,才觉得自己真正拥有了“财富”,“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快乐”。尽管这快乐是意想不到的短暂,但直到死前他始终感到强烈的快乐,因为他拥有了敢于面对一切压力的勇气。可贵的是海明威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瞬间的快乐并用文字留住了它,使之成为永恒,使读者感受到硬汉性格的优美,并领略到真正的硬汉性格只有在的重压之下,在磨练之中,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辉。

①③ 董衡巽编选的《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P2、P3.

② (美) 贝克著,林基海译《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下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 P839.

④ Philip Yong: “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 P70.

⑤ Carols Baker: “Dangerous Game” from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87.

⑥ 崔道怡、朱佛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 1986 年版, P62.

另注: 本文引自的中文译文均出自金鹿等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